

大地的脉搏

毛志成





大地的脉搏

毛志成

作家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玉英

封面设计：孙为平

大地的脉搏

毛志成 著

作家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潮白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1.5 插页：1 字数：253,000

198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01—6,500册

书号：10248·035

定价：2.00元

题 记

从愚昧走向文明，比从贫穷
走向富有，要付出更大的代价！

一 走 险

历史的、民族的沉重船身，在时代的、世界的浩淼水域里漂流。当船头刚刚偏转了一下传统角度，从而使人们发现一抹晨曦时，神经敏锐、易于兴奋的某些社会阶层人士，最先奉献出的是诗、是画、是音乐……

然而，在纸上疾书出抒情诗、渲染出风景画，在音乐堂里奏起欢乐乐曲，比起在实在大地上创造出一片新叶、一朵鲜花，建立起一座工厂、一幢高楼，要容易得多！

而地球上的真实春意，又毕竟是从莽莽荡荡的实在土地上萌生的……

哦，听听土地的声音吧——

一入秋，唐家窑村四周的土地，就用一张病态的脸向人们宣布：无论世上已流行起多么美好的名词儿——啥“八十年代”啦，“政策变化”啦，“发家致富已不是犯法的事”啦……而她，还是一个青黄蜡色、病病恹恹的女人，莫说挤不出奶汁来喂养孩子，就连她本人，也是个有今儿没明儿的了……

不错，立秋之后，是棵庄稼就要结籽挂粒。包括二尺高的玉米秧子、三尺高的高粱秆子，以及蔫头耷脑的谷子、久未伸开腰肢的大豆。但这些寒酸的果实非但不能向人们提供慰藉，简直是嘲弄人、讽刺人！

稀疏矮小的庄稼秧子下面，土地又泛出了碱，碱中带硝，白花花，灰溜溜。看一看，刺眼；闻一闻，刺鼻！

这，也许就是唐家窑人祖祖辈辈与穷为侣的原因之一。说到天时、地利、人和诸种因素，此村的地利条件也实在太差了。头一条是地少，解放初尚能达到“人头二亩”。三十年过去，人繁衍得快，土地面积却减少了，单是前些年修水库、挖水渠，就不知占了多少。如今按人头平均，每人只摊得上七分二厘。偏偏这些地又是碱性的，对旱尚能抗一下子，对过量雨水却是怕得凶。雨一停，水一过，那碱就更泛得起劲儿。以此推断，前些年修的水库、挖的水渠，确实没给这块土地积什么德。

摊上个“病媳妇”，活活倒了霉！邻社、邻村富了，那是人家的造化，唐家窑的出路在哪里？

人穷到动不动就发无名火儿的地步，遇上个泄火撒气的口子，往往也能下意识地痛快一阵子。痛快一场之后怎么办，另说。

刚刚粉碎“四人帮”那阵儿，多年不顺气儿的唐家窑人把以往苦难的原因化简了：唐家窑二百户人家、上千口子人，活活被一个瘟神折腾苦了。

此人名叫楚云岭——一个近五十岁、喜欢穿绸穿缎、把小分头弄得贼亮的家伙。

不错，这家伙为“官”数十年，特别是经过造反混上了大队革委会主任、大队书记之后，除了活吃人、活剥人皮的事，他几乎什么坏事都干过。单是贼溜溜地钻进人家媳妇、姑娘被窝的事，也不是一起。庄稼人看“官”，由躲到怨，由怨到恨，是有自己的尺度的。如果你只是为“官”凶暴，老百姓也许只是怒而怨，一到了黄世仁的地步，发了大坏，再“愚”的老百姓也会由怨而恨，敢于暗中骂你娘，骂你祖宗，盼着你有一天喝醉了酒一头栽进井里去！

当初，“揭、批、查”的信儿下来，上头又风示“楚云岭的问题要弄清”，村里又不乏勇敢分子挑头儿，红着眼要跟楚云岭算帐的人自不会少。

可是，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人意料。起初人们以为：楚云岭这家伙压根儿就不是正经庄稼人，要是凭一双手挣饭吃，莫说是酒肉，说不定当叫花子还讨不到吃的！这几十年他凭的就是一个“权”字，如今要从他手中把这个东西削掉，他定会是红着眼珠子相争的，下跪、磕头、哀乞的事也不是干不出来的。

对他的初步处理方案下来了：解除大队书记职务，暂时保留队委虚衔。正在人们等着看他的好戏时，谁想这家伙却脸不挂火儿地提出“抗议”，找上级，找本村干部，越是当着众人就越是大声说：“我本人的面子事小，党的法度事大！处理犯错误的干部要有个彻底性儿！天地良心，我楚云岭这话可是打心窝子里掏出来的，不是赌气儿。我楚云岭是个什么东西，还得说众人眼亮。如今，连我自个儿都认出我是个头顶长疮、脚后跟流脓——坏到底儿的坏蛋，再在干部队伍里沾一点儿权，都是让党陪着我丢人！对我这样的东西，必须一撸到底，给我留个党员帽子就是对我开大恩了……”他捶胸顿足，抹起眼泪来。

对手采取的出人意料的举动，使人们在吃惊之余反而慢慢扫兴了。

两年过去，楚云岭虽然从政治舞台上敛迹了，当年的那副阎王脸也一变为盈盈的笑容，见人点头哈腰，说话谦声卑气。其实，他在对整个唐家窑进行一场新的挑战。

唐家窑二百家在薄碱地上谋生的人，还在因袭着穷困的重担。而在他们眼前，一所包括十二间青砖大瓦房、一匝

高高围墙、一个朱红大门的堂皇宅院建起来了，比当年地主唐家的宅子还威风！这个家每天都有几十元以上的进项！

这家的主人就是楚云岭。

说到楚云岭“发家致富”，也实在不能冤枉他，他的财富可真不是偷来的、抢来的。几十年当干部，打下的人事关系底子很厚，好歹一用力，便建起了私家“兽医站”，给六畜看病，外加给骡马切蹄钉掌。他老婆——庞银子不仅本身是个手艺过硬的女郎中，手中还攥着治猪瘟的祖传秘方，一剂药五块钱，少一分不成！两年过去，这家人富成什么样子自不必细说，单是他儿子骑上了“铃木”——轻骑，就可见一斑了。

楚云岭一家的富，成了全村人心中的一块重石。唐家窑落得如此穷，就是楚云岭当干部折腾的。知道人们对他的恨，因此他也更恨人们。他如今由大队书记一变而为全村的唯一财主，人们心中的气实在憋了个足！

楚云岭记住了刚刚粉碎“四人帮”时，很多人要整他，便散出风儿说：“若是外村人来借钱，我连数都不数，闭着眼从柜里往外扯票子；本村人来，哼，对不起，我当他面把一沓钱划根火柴烧了，也不借！”

听听，多憋人心！

村里上千口子人，自然不都是棉花脾气。这口气，有人受得了，有人就受不了！逼来逼去，一个二十七岁的火暴小伙子跳出来，红着眼珠子、跺着脚喊：“老子豁出这一百多斤，也得替全村人争这个脸！我要是不杀杀他楚云岭的威风，这辈子算是白活！”

真是无奇不有，这个小伙子不是别人，正是楚云岭前妻留下的儿子、独挑门户过日子的楚尚发。他五岁上，父母离

了婚，他被断给了父亲楚云岭。楚云岭的续妻庞银子凶悍泼辣，连对自己的亲生儿女一天抽不上几个嘴巴都到不了天黑，怎能容得下楚尚发？这小伙子十八岁与父亲分家，另立门户，至今已有十来年了。

这小伙子身上实在有不少他父亲脾气的痕迹。他父亲楚云岭年轻时就是个不安分角色，多浑多横的事都干过。楚尚发也不含糊，三句话不对劲儿，轻则挥拳动脚，重则抄起菜刀、门闩扑过去。可他身上似乎还有生母的遗传基因——重感情，讲信义。他十八岁挑门立户过日子，难处自然不少。爹和后妈从不过问，倒是村里的婶子大娘、叔叔大伯给了他不少帮助。为此，他又感激又惭愧，久思报答却无门路。如今，见楚云岭如此倚财逞霸，更觉火苗子燎到嗓子眼儿，他再也忍受不了啦！

当年楚云岭与前妻陶凤钗离婚之前，就已姘上了年轻寡妇庞银子。楚云岭和陶凤钗离婚时，只是出于一种“不能白养儿子五六年”的自私目的，才要下了尚发。但庞银子婚后一连气生下了一儿一女，尚发的处境就每况愈下了。正如俗语所说：有后娘便有后爹。

然而，楚尚发这小子也不是省油灯，对楚云岭夫妇使用的是“针锋相对”政策，你骂我就骂，你打我就打。尚发上学时，楚云岭两口子觉得此时就把他撵出去不太占理，便忍下了。尚发十八岁那一年，从整日“开门办学”的学校里领回了一张初中毕业证书，回家干活。惊动全村的一场家战之后，他被楚云岭两口子赶了出来，住到一间已被楚家弃置多年的小泥棚中。十来年里，他的身影很少出现在家中、地里，往往是在外面混上几个月，才在唐家窑露几天面儿。

这些年来，唐家窑在楚云岭等人的“治理”下，穷得连玉米

面糊也吃不上。而楚云岭一家呢，每于深更半夜，房顶上的烟囱就要冒烟，伴之飘出的是炖肉香味，这香味能搅得全村人不能入睡。楚云岭家吃“晚餐”的时候，谁来敲门都不开，就是楚云岭那独居另舍的老爹来敲门，也不会有人应声。

如今唐家窑只是富了楚云岭，别家别户还在受穷，人们只能把气憋在心里，小伙子楚尚发可受不住了，他串了东家串西家，逢人便拍胸脯子：

“老少爷们儿，这些年，我楚尚发是个爹不疼、娘不管的苦孩子！全仗东家一碗粥、西家一块馍长到一百多斤，这恩德不能忘！我看清了，咱唐家窑穷，是因为人窝囊——看人家别村别店过富，眼馋；自己伸出手划拉钱，没胆子！也好，你缩着脖子在家眯着吧，我出头！反正我这一百多斤肉从来就没别人值钱！”

他要出什么头呢？原来他要大家凑些钱，由他外出跑买卖。赚了钱，让大家按股分来分红。

再穷的人家，三、五块钱还是出得起的。人们把钱交给他，心情是复杂的。楚尚发的为人，乡亲们还知底，他虽然浑鲁、不驯，但却知道刀子尖儿往哪儿捅，欺乡诈邻的事从来不干。有人出于这种信赖，加上侥幸心理，便把钱交给了他。此外，人们也知道这小伙子已不完全是纯粹的庄稼人，曾有过断续出外闯荡的经历，在城里交了不少哥们儿，或许真有点“路子”。当然，也有人出于恐惧心情，知道这小子不是个善主儿，他想干什么事有了兴头，你要是不给他面子，扫他的兴，你就成了他的冤家！

楚尚发出去捣腾了几次买卖，每次都有些赚头。回村后，这个讲信义的小伙子按照各家股分，一分不贪地把“红”送去。几番之后，人们对他更信赖，本钱也越凑越大。

大约一个月前，楚尚发又一次携带着乡亲们凑起的“股分钱”，出外闯荡去了。这一次出去，没有象往常那样准时回来。“份子”大的人等得急红了眼；“份子”小的人听之任之。总之，既没有人将关心的重点放在楚尚发个人的吉凶上，也没有人想到楚尚发的活动会和什么凶险关联。无非是捣腾买卖而已，会犯什么法呢，政策允许的嘛！

但是，真是应了那句话——天有不测风云。有去地区首府——将台市的人回来，透出消息说：楚尚发被地区公安局扣押了！

这消息是否属实，谁也不能判断。“份子”大的人自然有些慌神儿，“份子”小的人索性不去想它。

然而，这消息又偏偏越来越得到证实。这不，两名警察来到了唐家窑，而且是专门为了楚尚发的事！

两名警察中，一名是地区公安局的，另一名是县公安分局的。前者是办事人，后者是陪同者。他们来到唐家窑，据说目的有二：一是为了透露出楚尚发的消息，二是为了进一步了解楚尚发的“一贯表现”。

警察透露出的消息是：楚尚发在将台市物色可赚钱的买卖时，被一个地下套购集团诱惑了。这个集团为了从一个工厂弄到电镀银，定的方案是：第一步要打通厂长。怎样才能接触厂长呢？决定先从厂长的老婆身上打开突破口。他们掌握了厂长老婆上下班时间和往返路线，便让楚尚发故意用自行车轻撞她一下，然后利用探望送礼来取悦厂长老婆，以期进一步向厂长试探。楚尚发自认为没有用力，不想那老太太被撞伤了胯骨，加上惊吓，诱发了心脏病，落得送医院抢救。几天时间，医药费、住院费、营养费二百多块，全由楚尚发负担。楚尚发再到街上找他的那些“哥们儿”，一个个都无影无

踪。他在街上寻了好几天，终于抓住了一个，当即把那人打得半死。两人被带到公安局，套购内幕被审查出来，落个拘留待判。

警察将上述情况向唐家窑的村民讲了之后，继之便向村民了解楚尚发的“一贯表现”。此时，人人都关心自己那笔钱的下落，不知怎样回答警察的提问才好。将楚尚发说好了，他已经在外边犯了事；将楚尚发说坏了，又怕加重他的问题，自己的钱也跟着要倒霉。

沉默，嘿嘿嘿地憨笑，便是百姓对待官方人士的常用办法。

地区公安局那位警察看出了村民的难处，微微一笑，哧啦一声，拉开了提包，取出一大包钱，又取出一个名单，说：

“根据罪犯本人交代：这些钱都是大家凑集的。他死死要求将这些钱退还本人。请大家报报自己出钱的数字，看看是否和他的交代相符……”

自报查对的结果，与楚尚发的交代吻合无误。警察毫无办法，只好将钱发还原主。

人们领到了自己的钱，放心、感动之余，对楚尚发也就不吝啬几句美言了，都说这小伙子为人不错，在乡亲面前没什么劣迹。警察虽然使劲启发，也没有搜集到楚尚发的什么“旧帐”，只好回将台市向领导汇报。研究结果，鉴于楚尚发几次跑买卖虽有不太严重的违法行为，但无流氓、偷盗之事，故处以从重罚款，罚款额定为九百八十元。款清放人，不涉刑判。

村民中同情楚尚发的不少，暗中替他落泪的也有。但农民就是农民，很重实惠的，没有一个人愿在为他筹集款项的事上出头。

这其中自有自私、小气的成分，也有胆怯、恐惧的一面。庄稼人嘛，就是偶尔在什么义捐的事上凑个份子，也是很有选择的，诸如修桥啦，修路啦，村里办什么高跷会、小戏班啦，花几个钱是能挣光彩的。为一个关在公安局里的人献出赎款，总觉得有助纣之嫌。

人们鼓动警察去找楚云岭夫妇，庞银子取出当年的分家单，声明“这现眼的东西早与我家无关”。楚云岭则气势汹汹地倒打一耙：“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在外面闯了祸，他为了谁？我还没告这些人是教唆犯呢……”

唐家窑的人盼着楚尚发回来，然而，却没有人挑头儿为楚尚发筹集那笔罚款。

二 父子无情

楚尚发还被关在将台市公安局的看押室里。这小子自言自语地骂开了，他究竟是在骂谁，连警察也猜不透。这种骂既然是自言自语式的，警察也不便动怒。

“妈的！我算看透了！中国人真他妈的没骨头！你在那边儿给他蹚道，他只会缩在屋里等你的油水；你倒了霉、败了兴，他保准躲一边儿去，连眼珠子都不敢朝你转一转……德行！”

“楚尚发，你老实点儿！”警察喝止他。

这小子自幼就失去了母爱、父爱，世界对他是寒冷的风，是冰凉的雨。别人给他的一点温暖，他虽不吝感恩，但这种温暖一经易为冷待，便会受到他加倍仇视。如今，他被丢在这四面只有墙壁，眼前只有警察的看押室里，世界对他来说，似乎再无可珍惜的东西了。

公安局最后还是考虑到：此案拖下去实在无益，应当速结。至于罚款，别人可以不替他凑集，他的生父楚云岭怎能逃避责任！于是，一个电话辗转地通过县分局、乡派出所、大队部，化简为一句话传到楚云岭家：“楚云岭，到地区公安局去！”

楚云岭错猜了电话内容，闻之一惊。

在楚云岭接到这个电话之前，楚家难道真没有人关心楚尚发的事了么？

当然，楚云岭的老婆——庞银子是绝不会关心楚尚发的。这女人恨不得“那小兔崽子”被关在狱里一辈子，最好是吃枪子儿！

楚云岭本人不能说没有一点父子之情，但是，他一来不愿违老婆之意，二来又与村人赌气，也故意做出不理不睬的样子。

庞银子所生的一子一女，虽然秉性各异，但自幼都与“大哥”无感情，如今谁会把这位“大哥”的事放在心上！

庞银子生下自己的儿女之后，为了显示“这是我生的”，在给孩儿起名字时都不排着“尚”字，给儿子定名为楚大宝，给女儿定名为楚淑芸。

楚大宝现年二十二岁，在家里帮助父亲“开业”。

楚淑芸现年二十岁，高中毕业后考了两次大学没考上。虽无意再考，但又羞于干农活、懒于理家务，照例是个玩。

楚大宝其貌不扬，矮个儿，铅球脸儿，又有两颗不能被嘴唇包严的大门牙，故而他尽管身穿毛料衣裤，把小分头弄得油光光，亮出腕子上的大罗马，骑着轻骑摩托在街上抖威风，也还是归不到风流后生一类里去。他虽是个初中毕业生，但谁都知道他那一纸毕业文凭是他爹当初那个书记头衔替他挣的。

楚大宝人丑、才乏，命相却好。

此处不说其它，单单是“桃花运”一桩，就走得美！数年前，因为种种原因，楚云岭竟把村里一个最不凡的姑娘“定”给了自己的儿子。现在虽未确定婚期，但那姑娘似乎也“飞”不掉了。用楚大宝本人的话说就是“她想退套？哼！下辈子吧！我家把帐本子往她爹眼前一递，他爹不给我家磕几个响头才怪！”

这姑娘叫魏娟，二十三岁，比楚大宝还年长一岁。魏娟姑娘不仅长得美，为人的庄重、内秀也是高出普通农村姑娘一格儿的。高中毕业时，连老师都预计她能考取大学，但她却没有考，而在本村小学当了教师。据学生反映、家长评论，说她与城里来的女教师相比，似也毫无逊色。

然而，就是这么个很有文墨气的姑娘，却被父亲过早地定了亲，而且定的是通身无人味儿的楚大宝！怪就怪在，这姑娘对此不动声色，跟楚大宝说话时的神态，和她与调皮学生说话时的表情无异，有时竟然还能作出微笑。

这天，楚大宝在街上走，不期遇到魏娟。见四下无人，他朝魏娟凑近几步，低声说：“县城第一百货商店来了电动缝纫机，想要不？如果打算要，就让我爹给咱们去买！”

“多少钱一台？”

“扯淡的几个钱，三百八！”

魏娟淡然一笑，继之转了转眼睛，平心静气地说：“大宝，我跟你商量件事。不过，我虽有这个心，但究竟能不能依着我说的办，还靠你自己拿主意！”

“什么事，这么蝎虎？”

“不论怎么说，楚尚发也算是你哥哥。我劝你把买缝纫机的钱省了，再凑集一些，替尚发交齐了罚款，让公安局把他放了！这也算是你积了德……”

“哼！你到底打算不打算跟我成一家子？”

“那是另外一个问题，以后另谈……”

“一码事！你要打算跟我过，就不许心疼别人！”

魏娟认真看了看楚大宝那一张粗陋的、霸道的脸，心里恶心极了。但她是个有心计的姑娘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此时反倒微笑着问：

“要是我偏偏要心疼别人，而又偏偏不打算跟你过呢？”

楚大宝那张本来就不雅的脸，生气之后就更加走形儿，他眼珠子一瞪说：

“哼，这话，得由你爹来说！”

说完，他大咧咧走了。

魏娟怎么不难过呢！比她差着几个成色的普通农村姑娘，在跟小伙子“搞对象”时，都是有权讨价还价，使小伙子不得不多示几分谦恭之情的。而她，却不得不常常接受楚大宝这么一个夯家伙的要挟！命运呀，多么不公平！

然而，还是那句话——这是个有心计的姑娘，她知道：不幸的命运不是靠嘶声喊叫或凄苦悲啼而能改变的。遇事，她什么也不流露，只将主意打在心底。

魏娟继续走自己的路了。

说也巧，走着走着又遇到了楚大宝的妹妹楚淑芸。楚淑芸每遇魏娟，只要是四下无人，总要调皮地低声叫道：“嫂子……嘻嘻……”

这一声叫，魏娟的心里真是比针刺还难受，但粗心的楚淑芸是看不出来的。

楚淑芸这二十岁的姑娘是个心直口快、说话无忌的人。自幼就被得势的爹、骄横的娘娇生惯养，自然不知谨小慎微为何物，就是骂七个党员、八个干部也不犯法，何需把话藏在心里！不过，村人都说：这丫头的好心眼儿，比她一家人的好心眼儿加到一起还多三成。

今天，她一脸喜色地走来，嘴里还哼着歌。见了魏娟，她先是笑了笑，继之向四下瞟了瞟，发现附近无人，便调皮地叫了一声：“嫂子！嘻嘻……”

魏娟强忍住心里的痛苦，象往常一样挤出一点笑容，